

那一年，我是四十几岁，他们都是二三十岁。我已经不是青年，他们正年轻着。我们一起去南方一个城市，商量出一套小说，他们每个人写一本，一共十本。那是他们每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第一次当“主编”。我们都把这一件事看得那么高，看成一个特别的荣誉，喜悦得有些不安，可无人不想握住，于是一个个都小心、轻声、表情真切地问：“我行吗？”我也是真切、轻声但很确定地说：“行的！”

那时的他们，年轻得单纯，知道高低，向往光彩，却不辱艺术；那时的我，意气昂扬，信心十足，艺术至上，认真至上，所以那时的我们，真是特别美好的一支小队伍，清清爽爽的一小群人。真是感激照相机，拍下了他们和我的那时！

是谁拍下的呢？那是一个还没有手机的年月，只有当一个人，或者请来的一个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才会为你留下一个时刻。那个时候早就是一个过去，你不再记得，但是后来的某一天，却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让你吃惊地激动：从前的你，竟然



严复，字几道，生于1854年，福建侯官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等西方著作，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论述严复一生行迹及其著述的文字，已不知凡几；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早为世人公认，但述及严复遗嘱的文字却不多。其实解读严复遗嘱，颇可从其中读到严复在著译之外的内心世界；不夸张地说，甚至可从中读到他的“痛悔”——窃以为这即使在今天，仍不乏启迪和警世意义。

1921年10月，严复因肺病辞世。王遽常著《严几道年谱》记载，严复辞世前，曾立遗嘱“谕家人诸儿女知悉”，说“但有此一纸亲笔书，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务知此意，吾平生不贵苟得，故晚年积储，固亦无几，然不无可分”。一句家常式的关照过后，接下来严复就在遗嘱中感叹道：“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故本吾身阅历，赠言汝等，其谛听之。”之后就交代遗嘱具体内容，计有如下几条：首先严复即告诫子女“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其余几条分别为：“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机会之不复更来。须谨慎而加以条理。须学问增益知识，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一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

那一年坐在台阶上

——献给老卢
梅子涵

是这样；你们的一群，曾经那样地坐成一圈或者站成一排。那个你的神情是你一生唯一的一次。你们的那一群，也是一生只这样坐过一次。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一次，是的确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第二次。

我现在也是这样地看着我们在那个南方城市的那一列。

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突然把它发给了我。

我们参差地坐在高高的台阶上。那是那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我现在突然记起了。

那个台阶应该已经不在。年月的变啊变，让无数的高高、低低、普通或者其实很珍贵，都已寻找不到。幸亏我们都还在。虽然都还在的我们，也早不是那时的年纪和容貌。

岁月的方向是往前，岁月的结果是消失和增添。那根指针在钟表盘

上转啊转，依旧还是停在早晨的八点，依旧还是划过傍晚的五点，东面的太阳还在窗外，西边的夕阳正缠绵地寸寸移下，可人都清楚，它们不是多年前的光景，也不是去年和前天，《光阴的故事》就是这么唱起来的。

我们都穿着毛衣和薄薄的外套，于是我也记起了，那是一个早春的下午。

那个下午的阳光不刺目，所以我们的眼睛都睁得很明媚。

那是一个寻不到一点儿做作的平和无比的集体目光。没有任何额外的刻意姿势。

如今的拍照啊，为什么都要竖起两根手指头呢？为什么都“比心”？朴实的，淡淡的，有些害羞的，各自的眼神含义和嘴角笑容，难道也要消失掉吗？

参差坐在台阶上的我们分成四排。我在最上面一排的左面。我们都看着镜头。在前方镜头的旁边，那个叫老卢的一定是站在那儿的。他是那个出版社的领导。他仅见过我一次，就请我来集拢这一支美好

的小队伍，给了我们一个坐在这高高的台阶上的机会。他是粗粗的身板，大大的嗓门，心性却细得得丝丝缕缕。

很多年了，台阶上的这些你们，都没有再见到他了吧？我也很多年没有再见到。你们都会想起他吗？我是常常想的。因为我主编了这一套小说，而他主编了我们的第一次，主编了这一次光彩的机会！我不问也清清楚楚，你们拿到这第一本小说时，呼吸间进进出出的全是喜悦、光荣，那个年月，一个年轻人，出版一本小说，真不容易，真不容易是合乎文学和艺术，太轻易了，就没有了“高高的台阶”，心里会浑浊，目光不清澈。我是那么想念在我们起步走进文学的年月，那些年里，你即使走了好些年了，心思还是朴实，情感和趣味依旧真实、纯粹，一个字一个字写到纸上仍旧踏实、端正，不争取稿费的数量，怎敢宣称已经著名，恭敬得很，诚实得很，把文学看得高高得很，那时我们像的一个二、一二正步走的文学的仪仗兵、升旗手，是的，那是我们的很多年前了！

我们都已经不是那时的了。

后来我们都有过许许多多的个人照、群体照，坐着的，站着的，在灯光的台上，在阳光的景里，在世界

起”并没被尊重，最后列名第三被公诸于世。更不该的是，严复本可明确表明立场，甚至好友林纾也劝他申明澄清时，他终因有所顾虑而未有行动。

知道了这些，再回头看给他给熊纯如信中的话，不必为贤者讳，严复已然承认自己列名筹安会的事实，其自责痛悔之心，分明可触摸到他言难尽述的内心挣扎、撕裂和救赎。严复遗嘱中“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固然道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都会犯错这一至理名言。但细细咂摸，是否还能读出严复的另一层深意：人固会会犯错，但有些错绝不能犯，哪怕只是一次。

《诗经》里有诸多爱情诗，大多都是传统一唱三叹的形式。唯独《溱洧》一诗在文学结构上与众不同，就像是一篇真情流露的极短言情微小说，将一场千年前纯真美好的男女爱恋刻画得细致入微。

诗歌首句“溱与洧，方涣涣兮”便道出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与时间。诗人描写仲春三月溱河与洧河边，气候温暖怡人，河水充盈清澈。此时又恰逢上巳节，一场男女之间的言情故事也配合着如此阳光明媚、水流丰盈的时节拉开序幕。

接下来，诗人作为一位旁观者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间真情流露的对话。一位姑娘主动向心仪的小伙道：“观乎？”即热情地邀请对方去河边欣赏那怡人春色和荡漾水波，一同加入上巳节的游人之中。这就好像现代青年男女邀约对方看电影一样，虽然时隔千古之远，但展开一段爱情的套路却如此相似，可见人类的情感无论古今都有共通之处。有趣的是，面对姑娘的邀请，小伙的回答竟是：“既且”，即告诉姑娘他已经去过了。可见他深谙欲擒故纵的招数，故意在吊姑娘的胃口。这一招还真管用，从接下来姑娘的回答便可看出她的心里更为悸动难耐，

她说：“且往观乎”。“且”是再次之意，可爱的姑娘对小伙撒娇，希望他能再陪自己去一次。想必这下小伙内心也有了一丝得意与满足，于是便欣然答应。诗人描写的这段对话虽然简单，但一来一回的几句对白却将男女青年之间在爱情里单纯真情的自然流露、欲擒故纵的假矜持、情意绵绵的小撒娇都体现

出来。三言两语却入木三分，可谓下笔有神。男女主角登场对话后，这篇微小说也接近尾声。“洧之外，洵訏且乐。”诗人描写在洧水河边的那片开阔之地，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又充满了快乐气息。如果诗歌只是在此作结，那便略显平庸。惊人的是，诗人在这一笔虚写之后，像一位技巧娴熟的电影导演一般，突然将文学画面的镜头从洧水河边的大全景推伸聚焦进入细节。先是呈现一幅人物中景，从广阔热闹的河边场面聚焦到青年男女。“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一对互相心仪的青年男女正在玩笑戏谑，其乐融融。接下来

题上海航天卫星访火星图

胡晓明

问天屈子梦犹存，
谁上苍穹叩九阍？
万古丹青惊日月，
一条白练舞乾坤。
人间百劫飞初渡，
大地千家睡正温。
银汉深深飘驶过，
长征此日赋招魂。

的这儿和那里。亲爱的坐在这个台阶上的他们和我自己，长相、容颜都渐渐不再年轻，不再醒目，那其实都无所谓啦，因为那是真实的必然逝去，更要紧的美好，是那个你，这个我，心里的位置还是坐在一个平常的生命台阶上吗？依然纯平和得一尘不染、目光纯粹吗？手脚搁放得自然，有些小心翼翼，把文学的日子只是过得如同日常，是一个平常人在写着自己的心里和眼中……

我很愿意这样地想象着，我们的这支美好的小队伍应该还是都坐在那个恰当的台阶上，坐得很恰当。

这样的想象其实很奢侈。能够让美好总是在那儿，原本就奢侈。可是我们还是要想这样想。

为我们拍下这张美好的台阶照片的是谁呢？老卢，是不是正是你呢？

洋葱发芽，因为冬天走远，射进厨房的阳光一下子热情起来，把一个偶然遗忘于桌上的洋葱催出了芽。准确地说，那叶子已蹿出一寸高，绿油油的。吃是不能了，扔到垃圾袋里，倒也下不了手，因为它正呈现着旺盛而清新的生机啊。

我想，有叶就有花，能把它当作盆栽吗？像辣椒和红薯那样？我偶尔胡乱地将几粒辣椒籽、半截发芽的红薯塞在空余的土盆里，搁在厨房窗台上，看它们生出叶来、开出花来、结出果来。洋葱不比谁缺胳膊少腿，怎就不能呢？便立刻检索：洋葱开花。跳出一张开花照来，活脱脱是花信子的模样，我兴奋极了。

立刻取出三只小口花瓶，将发芽的和并未发芽的三只洋葱分别塞进去，让洋葱底部稍稍浸水。后来的几天里，想着几周后这一瓶那一瓶地开出洋葱版花信子来，美滋滋的。嘿，我怎么以前不知道这办法呢。我在厨房不由自主地摩挲余下的那些洋葱的底部，家人乐不可支：“嘿，你是不是又打起洋葱花的主意了啊，它们可是买来吃的，不是买来泡出花的。”我心里颇不以为然，被吃和被泡出

花来，哪一样才不辜负洋葱的一生呢，这可真不好说。

必须每天换水，不然花瓶里就散发出浓重的洋葱味，瓶子里的水就从清澈变为红褐色。三天后，根须冒了出来，一周后眼见着根须长得更长，两周后，根须把花瓶的脖子塞得透不过气，而叶子长到两寸半高——我等待的花竟无动静。

又去搜“洋葱开花”，除第一次看到的花信子模样，难以置信地看见了别的。几条信息互相佐证，洋葱的确会开花，在被培植200至365天后。洋葱花完全不像花信子，是球形的，像烫了个卷毛爆炸头。我一下子蒙了，开出别样的花来是挺失望，可失望还在其次，我总不能把洋葱泡上365天吧。第一次搜索时的第一条信息误导了我，怕是因为兴奋，我的眼睛就自动屏蔽了其他资讯，怪不得别人！

因为叶子疯长和冷水浸泡，个儿最小的一只洋葱已经干瘪，胡须拖出树根般的沧桑，从小儿郎变成垂暮

老汉。我只好将它丢进垃圾袋，而将另两个饱满坚挺、绿叶青青的洋葱栽到泥盆里去。

半个月过去，我已不想洋葱开花这事。因为种种巧合，有两只洋葱失去被吃的命运，叶子底部慢慢变成粗壮的茎秆。叶片在不经意间突然呈现出扁圆的、长长的柱体形状。如果365天后它们俩开花，那么眼下还是最好的少年时代。365天说长很短，说短也很长——对于一颗洋葱头来说，它们是否能顺利生长呢？我对它们说，我不指望你们开花了，可我有无意影响了你们生命的轨迹，我会尽力帮你们获得水和阳光，从今往后，也请你们对自己作为洋葱的一生做自己的决定吧。



春风过山家，春草又生发。
栖止江湖侧，相伴有梅花。
(中国画) 老树

严复的遗嘱

陆其国

孽……”第一条遗嘱即彰显出严复的爱国思想：如果觉得这个国家的“旧法”已不适于当下，尽可以改进修正，但不许背叛它。其他几条则分别告诫子女：要勤于做事，珍惜光阴；为人处事懂得敬良。要注重学习，知道人生不圆满；永远不要把区



耐人寻味的是，严复在遗嘱中，丝毫没有提及自己在思想文化上作出的成就，倒是一再提及诸如“必不可叛”“须谨慎”“更切毋造孽”等语，再联想他前面所说自己“中年悠忽，一误再误”，“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的“吾身阅历”，人们不免会产生疑问：严复究竟“一误再误”了什么；为什么说自己有“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须谨慎”“更切毋造孽”等语，仅仅是告诫子女，还是严复另有不足为外人（包括子女）道的自责和痛悔？这样说决非空穴来风，严复晚年曾在给朋友熊纯如的信中写道：“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已。”

严复分明就是在自责，自责的原因就是他曾列名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的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

李燮和、胡瑛）第三名。严复列名筹安会，向为史家誉议，并视为严复一生最大污点。但也有人为严复辩诬，如严复弟子侯毅在《筹安盗名记》中，就认为乃师是被“盗名”，系无辜受害；郑颐寿撰《严复深拒筹安会》一文，也引相关史料称“严复并无参加筹安会”。然而确认的事实是，严复列名筹安会，是经杨度一再劝说后而代签，严复同意“与会而勿为发起”。但是结果他的“勿为发

起”并没被尊重，最后列名第三被公诸于世。更不该的是，严复本可明确表明立场，甚至好友林纾也劝他申明澄清时，他终因有所顾虑而未有行动。

知道了这些，再回头看给他给熊纯如信中的话，不必为贤者讳，严复已然承认自己列名筹安会的事实，其自责痛悔之心，分明可触摸到他言难尽述的内心挣扎、撕裂和救赎。严复遗嘱中“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固然道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都会犯错这一至理名言。但细细咂摸，是否还能读出严复的另一层深意：人固会会犯错，但有些错绝不能犯，哪怕只是一次。

《诗经》里有诸多爱情诗，大多都是传统一唱三叹的形式。唯独《溱洧》一诗在文学结构上与众不同，就像是一篇真情流露的极短言情微小说，将一场千年前纯真美好的男女爱恋刻画得细致入微。

诗歌首句“溱与洧，方涣涣兮”便道出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与时间。诗人描写仲春三月溱河与洧河边，气候温暖怡人，河水充盈清澈。此时又恰逢上巳节，一场男女之间的言情故事也配合着如此阳光明媚、水流丰盈的时节拉开序幕。

接下来，诗人作为一位旁观者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间真情流露的对话。一位姑娘主动向心仪的小伙道：“观乎？”即热情地邀请对方去河边欣赏那怡人春色和荡漾水波，一同加入上巳节的游人之中。这就好像现代青年男女邀约对方看电影一样，虽然时隔千古之远，但展开一段爱情的套路却如此相似，可见人类的情感无论古今都有共通之处。有趣的是，面对姑娘的邀请，小伙的回答竟是：“既且”，即告诉姑娘他已经去过了。可见他深谙欲擒故纵的招数，故意在吊姑娘的胃口。这一招还真管用，从接下来姑娘的回答便可看出她的心里更为悸动难耐，

她说：“且往观乎”。“且”是再次之意，可爱的姑娘对小伙撒娇，希望他能再陪自己去一次。想必这下小伙内心也有了一丝得意与满足，于是便欣然答应。诗人描写的这段对话虽然简单，但一来一回的几句对白却将男女青年之间在爱情里单纯真情的自然流露、欲擒故纵的假矜持、情意绵绵的小撒娇都体现

出来。三言两语却入木三分，可谓下笔有神。男女主角登场对话后，这篇微小说也接近尾声。“洧之外，洵訏且乐。”诗人描写在洧水河边的那片开阔之地，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又充满了快乐气息。如果诗歌只是在此作结，那便略显平庸。惊人的是，诗人在这一笔虚写之后，像一位技巧娴熟的电影导演一般，突然将文学画面的镜头从洧水河边的大全景推伸聚焦进入细节。先是呈现一幅人物中景，从广阔热闹的河边场面聚焦到青年男女。“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一对互相心仪的青年男女正在玩笑戏谑，其乐融融。接下来

诗人将文学画面进一步聚焦，定格在一个类似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之上——“赠之以芍药”。男女间互赠芍药花，这一笔收尾实在太绝妙惊艳。诗人并没有俗套地描写某人，而是将画面定格在一朵定情的芍药花之上，诗歌至此戛然而止但又意味绵长，令人浮想联翩。一朵芍药花为何会如此令人回味无穷呢？古时芍药亦称“江离”。其谐音有“将离”之意，是情侣间行将别离时互赠的定情之花。“勺”在古时又与“约”同音，因此还隐含来日再约、结成良缘之意。诗人将诗歌收尾定格在这朵芍药花上，也是隐隐暗示读者上巳节的聚会已接近尾声，心仪男女青年之间互赠花朵以表情意，同时也为下一次的见面定下良约，这样的意涵既让读者感受到一番真挚的情意，也在心理上生发出一份美好的期待和无尽的想象。

《诗经》里的爱情

责编：徐婉青

被更改的洋葱生命轨迹

王晔



必须每天换水，不然花瓶里就散发出浓重的洋葱味，瓶子里的水就从清澈变为红褐色。三天后，根须冒了出来，一周后眼见着根须长得更长，两周后，根须把花瓶的脖子塞得透不过气，而叶子长到两寸半高——我等待的花竟无动静。

又去搜“洋葱开花”，除第一次看到的花信子模样，难以置信地看见了别的。几条信息互相佐证，洋葱的确会开花，在被培植200至365天后。洋葱花完全不像花信子，是球形的，像烫了个卷毛爆炸头。我一下子蒙了，开出别样的花来是挺失望，可失望还在其次，我总不能把洋葱泡上365天吧。第一次搜索时的第一条信息误导了我，怕是因为兴奋，我的眼睛就自动屏蔽了其他资讯，怪不得别人！

因为叶子疯长和冷水浸泡，个儿最小的一只洋葱已经干瘪，胡须拖出树根般的沧桑，从小儿郎变成垂暮

老汉。我只好将它丢进垃圾袋，而将另两个饱满坚挺、绿叶青青的洋葱栽到泥盆里去。

半个月过去，我已不想洋葱开花这事。因为种种巧合，有两只洋葱失去被吃的命运，叶子底部慢慢变成粗壮的茎秆。叶片在不经意间突然呈现出扁圆的、长长的柱体形状。如果365天后它们俩开花，那么眼下还是最好的少年时代。365天说长很短，说短也很长——对于一颗洋葱头来说，它们是否能顺利生长呢？我对它们说，我不指望你们开花了，可我有无意影响了你们生命的轨迹，我会尽力帮你们获得水和阳光，从今往后，也请你们对自己作为洋葱的一生做自己的决定吧。

诗人将文学画面进一步聚焦，定格在一个类似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之上——“赠之以芍药”。男女间互赠芍药花，这一笔收尾实在太绝妙惊艳。诗人并没有俗套地描写某人，而是将画面定格在一朵定情的芍药花之上，诗歌至此戛然而止但又意味绵长，令人浮想联翩。一朵芍药花为何会如此令人回味无穷呢？古时芍药亦称“江离”。其谐音有“将离”之意，是情侣间行将别离时互赠的定情之花。“勺”在古时又与“约”同音，因此还隐含来日再约、结成良缘之意。诗人将诗歌收尾定格在这朵芍药花上，也是隐隐暗示读者上巳节的聚会已接近尾声，心仪男女青年之间互赠花朵以表情意，同时也为下一次的见面定下良约，这样的意涵既让读者感受到一番真挚的情意，也在心理上生发出一份美好的期待和无尽的想象。

《诗经》里的爱情

责编：徐婉青

《女曰鸡鸣》从平凡生活的细微中为千年后的我们道出了幸福家庭的内蕴。

责编：徐婉青